

L a

D a m e

a u x

C a m é l i a s

by Alexandre Dumas. fils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白 睿 译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白 睿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白睿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9 (2017. 7重印)

ISBN 978-7-5339-4603-6

I. ①茶… II. ①小…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9042号

责任编辑 陈富余

特约编辑 贺彦军

装帧设计 王 雪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白 睿 译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175千字

印张 9

印数 15,001-20,000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3次印刷

书号 978-7-5339-4603-6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CONTENTS | 目 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七 章	055
第 二 章	008	第 八 章	068
第 三 章	016	第 九 章	078
第 四 章	025	第 十 章	090
第 五 章	035	第 十 一 章	103
第 六 章	045	第 十 二 章	117

第十三章	127	第二十一章	205
第十四章	139	第二十二章	215
第十五章	151	第二十三章	225
第十六章	159	第二十四章	236
第十七章	170	第二十五章	250
第十八章	179	第二十六章	259
第十九章	189	第二十七章	275
第二十章	197		

第一章

以我所见，只有深谙人情世故，才能塑造出人物形象，就像只有认真学过一门语言，才能讲得流利一样。

我还没到编故事的年纪，就如实陈述吧。

我恳请读者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因为除了女主人公，故事中的其他人都还在世。

此外，我列举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都能找到人证，如果我的证据不足为信，他们都可以出面证实。也是机缘巧合，只有我能把这些事写下来，因为只有我了解最后的细节，少了这些细节，这个故事就不会生动完整。

现在讲讲我是如何知道这些细节的。那是1847年的3月12日，我在拉斐特街看到一大幅黄色广告，说有人要拍卖一些家具和古玩珍品，原因是主人离世，是谁却并未说明，只是说拍卖会将于16日在安旦大街9号举行，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

广告上还写着，有意者可以在13日和14日来参观这套公寓和里

面的家具。

我一向是个古玩爱好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心想就是不买，至少也要看看。

次日，我来到安旦大街9号。

时间尚早，房子里已经来了参观者，甚至还有一些女士，她们身着天鹅绒，肩披开司米，还有华丽的马车候在门外，身份应该不一般。可当她们看到眼前的奢华场景，仍禁不住流露出惊叹乃至艳羡的眼神。

我很快就知道了她们为何会如此羡慕和惊讶，在仔细观察后顿时明白，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高级交际花的公寓。倘若有什么能勾起上流社会女人的兴趣，那一定就是这种交际花的住所了，此刻她们就在这里。这些被包养的女人每天坐着豪华马车出入，泥浆飞溅在贵妇人的马车上。她们竟然也和上流社会的女人一样，享有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的专属包间，还同贵妇们比邻而坐。她们终日在巴黎肆无忌惮地炫耀着青春美貌、名贵珠宝和风流韵事。

这间公寓的主人已经离世：再贞洁的女人，都可以径直走进她的卧室。死亡将这里华丽奢靡的污秽之气涤荡干净，若有人问起，来参观的女人们可以借口说是来看拍卖品的，并不知道谁住在这里。她们可以说是看了广告，提前来挑选的，仅此而已；当然，这并不妨碍她们在珠光宝气中窥探一个交际花生前的生活景象，因为她们肯定听过不少这个女人的奇闻逸事。

遗憾的是，随着女主人的离世，她生前的种种秘事早已无从追寻。这些贵妇们乘兴而来，却只看到她死后留下拍卖的物品，没法儿知晓她生前的卖笑风流。不过，这所房子的家具和陈设精美考究，不少东西值得买。这里有香木家具、布尔^[1]雕刻的家具、塞弗尔^[2]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3]的小雕像以及各色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在房子里头四处闲逛，就跟在那些抢在我身前的好奇贵妇们身后。她们来到一间挂着波斯布幔的房间，我刚要进去，她们却笑着退了出来，好像是为进入房间猎奇感到难为情。这反倒使我更想进去一探究竟。这是梳妆室，里面摆满精巧的物件，显露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处摆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桌上各种奥科克和奥迪奥制作的珍宝璀璨夺目。这儿简直是美不胜收的珍品展览，上千件物品全是纯金或纯银制成，或许都是女主人梳妆时的必需品。这么多首饰肯定不是凭某一次情爱关系换来的，它们只能是一件一件

〔1〕布尔（Boule，亦称Boulle，1642—1732），法国木制品雕刻家，创制出了金屋罗细嵌镶柜。下文的奥科克（Aucoc）和奥迪奥（Odiot）都是18至19世纪巴黎著名的金銀器工匠。

〔2〕塞弗尔（Sèvres），法国知名瓷器中心，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塞弗尔瓷窑，烧制的瓷器通常具有法国王室风格和华丽繁复的洛可可特点。如今塞弗尔是一个知名的法国瓷器品牌。

〔3〕萨克森（Saxe），德国东部的一个州，著名的瓷器中心。

逐渐聚集起来的。

我不觉得参观一位交际花的梳妆间有何不妥，无论什么物品，我都看得饶有趣味，我发现这些精雕细琢的用品上，都刻着不同姓氏的开头字母和形色各异的族徽。

我看着这些东西，它们无一不在向我诉说着，这个可怜的姑娘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自己。我想，上帝对她是宽容的，没有让她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在年老色衰之前就离开人世，带着花容月貌和风光奢华上路。对于交际花而言，容颜老去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的确，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景，尤其是放荡女人的晚年更加可悲的呢？她们的暮年没有丝毫尊严，也无人关注。她们抱憾终身，并不是恨自己误入歧途，而是后悔算计失误和理财不当，这真是世上最令人痛心的事。我认识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她的过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用她同龄人的话来说，这个女儿跟她年轻时一样美貌。她从未对这个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却要女孩为她养老，就因为她带大了这个孩子。这个可怜的孩子叫露易丝，她听了母亲的话，走上母亲的老路，她没有自己的意愿、没有感情、没有喜怒哀乐，好像别人说她应该从事某种职业，而她自然就这样做了。

这个姑娘对放荡的生活长期耳濡目染，过早地沉湎其中，身体每况愈下，早已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或许上帝给了她这种聪

慧，但从没有人想过要教导她。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女孩儿，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来到马路上游荡揽客。她母亲总是陪伴左右，殷勤得好像亲生母亲陪同女儿一样。我那时还很年轻，也准备顺应当时轻佻的社会风气，但是看到这种逼良为娼的丑事，还是觉得不齿和厌恶。

没有哪个女孩脸上会有这种既纯洁无辜又悲伤痛苦的表情。

这简直是一张逆来顺受的脸。

有一天，这个女孩脸上突然容光焕发。在她母亲一手操控的堕落生涯里，上帝似乎恩准这个女罪人获得幸福。的确，既然上帝把她造得如此懦弱，让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负，怎么就不能给她一丝安慰呢？终于在这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残存的纯洁思想使她欢喜得浑身发抖。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些奇怪的寄托，露易丝也是如此。她跑去把这个令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这件事虽然难以启齿，但是我们并非编造什么伤风败俗的故事，而是叙述一件真人真事。对于这种事，如果我们觉得没必要把这些女人受的苦难公之于世，那么还是闭口不言为好。可是，还没听她们倾诉就加以谴责，还没给她们公正的评判就加以蔑视，那才是真的可耻。母亲知道后，却对女儿说她们两个人都朝不保夕了，要养活三个人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这样的孩子生下来也没什么用处，怀孕还会白白浪费赚钱的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接生婆——我们姑且把她当作女孩母亲的朋

友——来看了露易丝。露易丝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加苍白，身体也更加虚弱。

三个月后，有个男人对她动了恻隐之心，想要设法帮她恢复身心健康，但是这次打击太沉重了，露易丝终因流产引发的后遗症不治身亡。

她母亲还活着。过得怎么样？天知道！

我凝视着眼前这些银器时，这个故事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沉思着，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因为此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在门口小心地盯着我，看我是不是想要偷东西。

我走近这个被我搞得心神不宁的老实人。

“先生，”我问他，“你可否告诉我住在这儿的人叫什么？”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名字，也见过这个姑娘。

“怎么！”我对这个看守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好像是三周前。”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房子呢？”

“债主们觉得这样能抬高拍卖价格。买主可以提前看看这些纺织品和家具，这样可以卖得更好。”

“她欠债了吗？”

“噢！那可是一大笔呢，先生。”

“拍卖来的钱大概能还清债务吧？”

“还有剩余呢。”

“那么剩余的钱给谁？”

“给她家属。”

“这么说她有家人？”

“好像是。”

“谢谢，先生。”

那个看守人对我行了个礼，看来摸清我的来意后他放心了。我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我回家时心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在她生活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得对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心生怜悯。

可能许多人觉得好笑，我对这些风尘女子怎么会如此宽容，我没有必要为此争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护照，看到旁边街上有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犯了什么事，我只知道，她当时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痛哭不止，泪流满面。她一被捕，母子就得分离。从那天起，我再不会轻易蔑视任何一个女人。

第二章

拍卖定在16日举行。

参观和拍卖之间空了一天时间，是为了让工人有时间拆掉挂毯、窗帘等装饰。

那时，我刚旅行归来。在消息灵通的巴黎，朋友们通常会把新近发生的大事讲给刚回来的人听，可没人把玛格丽特的死当作大事告诉我，想想这也很自然。玛格丽特虽然漂亮，但是这种女人生前的考究生活越是人尽皆知，她们的死就越会悄无声息。她们灿若星辰，陨落时却和升起时一样黯淡无光。倘若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在同一时间得知她的死讯。在巴黎，同一个妓女的情人们都是密友。他们会交换关于这个女人的回忆，继续各自的生活，丝毫不会因为她的死而扰乱自己的生活，甚至不会为此掉下一滴眼泪。

如今，人一旦活到25岁的年纪，眼泪就成了稀罕物，不会随便对什么女人抛洒。顶多是对自己的父母，他们因为花钱养育过儿

女，所以才会得到几滴眼泪。

至于我，虽然玛格丽特的首饰上没有我的姓名首字母或图案，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言，我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怜悯心，使我对她的去世久久不能释怀，也许超出了她值得我缅怀的程度。

我记得以前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见玛格丽特，她坐在一辆两匹枣红骏马拉着的蓝色四轮轿式马车上，每天都准时来到这里。她身上有一种她的圈里人少有的独特气质，这种卓尔不群的气质使她的美更加高贵非凡。

像她这样不幸的女子，出门时总会有人陪同。

没有男人愿意公开他们与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这些女人又害怕孤独，因此她们出门总会带上女伴。这些女伴要么境况不如她们，又没有马车，要么是些爱打扮却怎样都难看的老女人。要是有人想知道她们陪伴的这名女子的任何隐私，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总是一个人坐车来到香榭丽舍大街。她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非常素雅的连衣裙，尽量不引人注意；她会在这条散步的大道上碰见许多熟人，她只是对他们莞尔一笑，只有这些人才能觉察到这丝公爵夫人才会有的微笑。

她不像她的同行一贯所做的那样，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入口之间徘徊。她的两匹骏马总是飞快地把她拉到布洛涅园林。她在那里下车，散步一小时，然后再登上马车，疾驰回家。

我亲眼目睹过几回这种情景，现在想来仍然历历在目。我对她的离世深感悲痛，就像痛惜一件美好的艺术品被毁掉一样。

我们再也遇不到比玛格丽特更有魅力的佳人了。

她身材高挑，纤细苗条，可能过于消瘦，但是她有一种高超的本领，只需稍微在衣着上加以修饰，就能掩盖这种天生的缺陷。她的长开司米披肩的尖角一直垂到地面，旁边露出丝绸连衣裙的宽阔镶边，厚厚的暖手笼藏住了双手，紧贴在胸前，四周都是精巧的褶皱，形成巧妙细致的线条。再挑剔的眼光也找不出破绽。

她的头长得很好看，好像一件精美别致的艺术品。诚如缪塞^{〔1〕}所言，仿佛她母亲是为了便于她打扮而有意把她生成这样。

她长着一张鹅蛋脸，极富韵味，美得难以描述，一双乌目上两弯长眉如画；眼帘低垂时，长长的睫毛遮住眼睛，在玫瑰色的脸颊上投下两片阴影；她的鼻子直挺，灵秀精巧，鼻翼微鼓，像是情欲旺盛；她的嘴型匀称，双唇微启时，露出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透出柔美的红晕，就像未被触摸过的布满细小绒毛的桃子。这就是她这张迷人面孔的全貌。

她的头发乌黑发亮，不知是天生卷曲还是梳成波浪，自额前分成两大绺，梳于脑后，露出两个耳垂，上面挂着两只闪闪发光的钻

〔1〕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四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热情洋溢、想象丰富，注重诗句的形式美和音乐感。代表作有《四夜》《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

石耳环，每只都价值四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可为什么她的脸上却有种纯洁甚至稚气的神情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出色的本人肖像画，出自维达尔^{〔1〕}之手，也只有他的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栩栩如生。她去世后，这幅画像曾转入我手，我保存了几日，画像逼真得惊人，我有什么记不起的地方，完全可以参考这幅画像。

在这一章记述的事情中，有一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下面就会写到，免得等我开始讲这个女子的故事时还要回头重述。

玛格丽特总会观看新剧首演，她每晚都在剧场或舞厅度过。每逢新剧上演，她一定会到场。她有三样东西从不离身：一架小型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这三样东西总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中，有二十五天的时间，玛格丽特会带白色茶花，而另外五天则是红色茶花；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变换茶花的颜色，我虽写了这件事，但也不是很了解其中缘由，她常光顾的剧院的其他老主顾，还有她的朋友们，也和我一样，都注意到了这件事。

除了茶花，玛格丽特从来没有拿过别的花。因而，在她常去买

〔1〕维达尔（1811—1887），法国著名油画家，常为上流社会人士作画，师从19世纪著名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

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有人给她取了个“茶花女”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此外，和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是好几个年轻人的情妇，他们都是最风流倜傥的人。她对此事毫不避讳，她这几个情人也时常吹嘘炫耀，这表明他们对彼此都很满意。

可是，听说在大约三年前，自从玛格丽特从巴涅尔^[1]旅行回来，她就只和一位老公爵在一起，公爵是外国人，非常有钱，他极力想让玛格丽特和从前的生活一刀两断，玛格丽特似乎也心甘情愿听从他的安排。

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虚弱，面容憔悴，医生嘱咐她去做水疗，于是她就出发去了巴涅尔。

在那里治疗的病人中有一位老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和玛格丽特患有同样的病，长得也极为相像，别人都以为她们是亲生姐妹。可惜那位公爵小姐的肺病已发展到第三期，她在玛格丽特来后没几天就病逝了。

有些人总是不愿马上离开葬有亲人的土地，这位老公爵就是如此，他一直留在巴涅尔。有一天，他在一条小路的转弯处看到了玛

[1] 巴涅尔（Bagnères），法国上比利牛斯省有名的温泉疗养地。